紹聞編

新刻四書紹聞編序

聖人之道明之為儒學行之為王政儒學明則王政行一也周衰王政熄而霸興自後論政者二以王霸孔孟後儒學絕而玄禪興自後論學者三以儒玄禪孔孟辯王霸至嚴玄禪末興無辯先哲以端亦漸萌觀羣居終日無所用心似

何鯨刻

辨玄之無好行小慧似辨禪之慧亦或
然歟宋周程張邵朱諸儒興辨之加嚴
朱子宗程子取學庸論孟以諸聖賢本
意傳註之是故讀傳註即得諸聖賢本
意無二說余畀愚旣嘗習讀續久病在
假徧窺兩大藏備究其說竊能 其
所以儒本人心定理天下所公共者言

道其學以精察實踐自求遺詣而得始入則難而卒之人皆可以率由此謂大同玄禪本人心生氣一己之所私獨者言道其學以坐觀立證不俟脩爲而悟始入則易而卒之人不可以固守此謂小異同異之際人心理氣明晦公私消長發于政王霸由分及于世道升降攸

闕如斯云爾程子復于為玄禪者曰以
養生則可以為道則不可則又小道可
觀異流並蓄之意至詳盡矣我
聖朝舉王政重儒學以傳註訓士禁玄禪
言不得入肄習講說其以玄禪資養生
代巫祝者指為方外別端與醫卜等科
不列于教中自是士咸遵尚類多純王

真儒至今為美往有鉅公始習儒旣悟禪以觀自在名自得以善知識名良知標示儒宗則亦自言本來于禪未嘗諱後從游者未識本來力諱非禪近歲號為儒數公精于禪趣始謂真禪其論始定顧謂其與儒同三教一養生與為道一事又以孔門聖賢之教似禪之為下

根鈍器立不似其上乘頓悟豈其然哉是以年來學者以其始入之易不必固守皆樂從日借孔門聖賢語棄傳註據禪宗隨己見著講蓺一時尚為新說將令存心發政氣明理晦私長公消幾于緇林所稱一片空虛世界有可懼者方麓王先生朴養潔脩步趨儒履視前以

禪為儒立取顯名者寧弗為嘗觀羣言
會傳註發孔門聖賢本意者編成緒聞
歲壬辰冬余至嘗以見示及今再至先
生歸隱矣賀生知忍少齡向學尊尚之
刻傳祈余以序余惟今新說滿天下不
有孔門諸聖賢何有傳註又何有緒聞
特意天運世數晦極必明消極必長當

必有聖賢者出為之經正尚藉此編之傳可以稽據亦將謂今世亦有開先聖待後學如斯其人也余愧不自量力為是言言出而天下之罪我者紛如矣雖然道本天下公共不墜在人今茲以公共者言之後當或有為我諒者

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正月上元日

廣信楊時喬書于南太常齋居

江東丘羲民筆

紹聞編序

聖人之學遺書具存論語大學中庸皆出孔氏親傳而孟子得之孟子之後其學不傳閱千有餘年而二程子得之所謂得之者五達道人之所共由也三達德人之所同得也聖人之教欲人以其所固有而由人所共由

而已然而有至有不至惟躬行而心得之則所謂得之者也去聖既遠士鮮有志于為己之學間有其志者又易墮於好高喜徑之偏而異端之說得以入焉雖親受業程門者蓋猶不免非朱子繼起聖學其復湮乎朱子之學得之程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以卓然不繆于聖人之門户而能升其堂入其室不得已而後著書其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發聖人之精縕可謂無餘羽翼聖傳其功於是為大善學者惟當潛心體玩篤志力行而已何暇于多言自陸子静與朱子論

學不合詆朱子為支離自此喜異之士為陸氏左袒者紛然而起竊謂躬行而不至不失為聖人之徒若議論滋多恐反為害爰取舊聞參以歷年更嘗印證一得之愚筆之簡傳之同志書曰紹聞衣德言尹子説論語曰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

幾於侮聖言者乎夫異聞得以害正徒聞而不能服行皆不紹聞之咎也願與知者共勉焉

萬曆丙申秋八月己酉金壇王樵序

江東丘義民筆

紹聞編之一

大學　　　　王樵著

聖經章

大學大舊音泰朱子只如字讀古人明明德之學蓋在小學中已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立其基本至進于大學則欲使此德之本明者無少不明而氣稟不能為之拘物欲不能為之蔽爾人惟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為能不待明之而自無不明在常人則以氣質有蔽之心而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凡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

佚所以害乎其德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巳然其本體之明初未嘗息如人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此等在日用間其發亦無時無數但欲人識認得便即此而有以遂明之爾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民者對巳之稱近則家人遠則國與天下之人皆民也同此明德而不能皆自明其德故必有待于君子以去其舊染之汙而自新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事理當然之極不是在外即明德之

具于心者如同一事親也申生未爲盡道而舜爲盡
道同一仕止久速也夷惠未爲時中而孔子爲時中
此等在性分中皆有箇本然一定之則須到此處纔
是恰好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
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于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
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
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
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
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
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明德新民本康

詁中語是夫子提出○明德以心統性情而言○明處心也明者性也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又曰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又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無少欠缺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按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朱子此解極精一字不虛下○朱子謂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按佛氏不知性卽理而以所謂知覺者當之非朱子不能如此

斷破○自孟子歿而聖學失傳自家一箇明德不復知求亦不復自識矣至漢而有佛者出其言曰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其弟子有曰憍陳那者因悟客塵二字成果曰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佛言如是其意言凡

虛妄浮心隨境生滅者非真常性皆客也染汙妙明汩亂澄寂皆塵也若圓妙明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了如鑑之光寶明妙性則即明而妙凝然寂湛如鑑之體按佛氏於心地不可謂無所見無所得矣然究而言之吾之明德無非實理而彼之明妙不出空覺或曰彼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朱子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箇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又曰只如說天

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説是空覺吾儒説底是實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説箇空字又無歸着憑按不染一塵不捨一法者若以吾儒言即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氏若果能然使其得志行乎中國能與堯舜三王若合符節則可信其然若不能然則其所謂玄妙者果離箇知覺運動不得吾恐本既有差其用必差將不止於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矣〇新民亦明德中事工夫只在自己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

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由者謂知字也人未有不先知所止而後能得所止者此孟子所以有巧力之譬也雖孔子之時中亦以為惟其知之至故其行之盡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則雖各極其一節以至於聖而猶未可謂之得其所止則以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也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

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大學特發知止一義其爲人之意最切○止於之止止字虛知止之止止字實故章句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章句云志有定向志有定向即以理有定在而無用他求也如行路知所往則志自定旣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所以不妄動如此則隨所處而安隨所處而安者無所擇於地而能安也心下若不靜便不能安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自有以揆之而能慮慮者

思之精審也朱子曰知知是朋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
要處置得是或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
曰且知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
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又曰知止如知爲
子止孝爲臣止忠若徒知這箇道理事親之際爲私
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
其忠便是不能得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
此做○知止到能得其間有次序無功夫纔知止自
然相因而見正如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
右逢其原都是自得裏面事非自得之後又有居安

資深逢原三箇節次也○先聖不說知行合一但說知止則自然定靜安慮而能得相因而見○定靜安慮不可說是真知之效驗乃真知則自然如此見其所以能得也能得乃是真知之效中間定靜安慮只在知止中○朱子曰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又曰安只是無臲卼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又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答李孝述問既知止復慮而後得

日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灑然處是正與事接處○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事與物自不侔事卽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爾○知所先後以進爲時言朱子曰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古人明明德于天下自國始國自家始家自身始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也此已是説到盡頭處了下面三轉甚緊乃是三箇關捩子蓋身又心主之而意與知皆心也知主別識意主管爲心又是天下之大本八

主之心一正則所謂一正君而國定此是一箇關

子下面有兩箇關則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

人鬼關透得致知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關則

人不然則鬼過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

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不曰欲

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者見新民是

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明

明德自新也新民明明德于天下也○朱子曰六箇

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工夫節次若致知

則便在格物上○按正心者無事則湛然虛明不爲

物先有事則隨感而應不與俱往正心兼動靜心統
性情者也如何不兼動靜所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而
敬以直之正是動亦定靜亦定也常如明鏡止水是
謂得其正○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
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如盤水正錯而未
動湛濁在下清明在上及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
清明亂乎上矣雖欲勉強以正之可得而正乎○知
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妙字與具字不
同妙有運用之意宰有別其是非處其當否之意朱
子謂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運用字有病故

只下得妙字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則在知人莫不有是知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如致中和致廣大之致皆謂推而極之也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須是就這些覺處便充廣將去如鑿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或勉強以

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辨其是非處其當否皆格也格字有數訓格至也書七旬有苗格是也又告至也書歸格于藝祖是也又感通也書格于皇天是也又變革也論語有耻且格是也又正也孟子格心書格王是也又窮究也大學致知在格物是也又窮之而得亦曰格大學物格而後知至是也此說出洪武正韻旣不背朱子之說又免費辭可謂得解書三昧矣○朱子曰人多把這箇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illegible]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朱子曰自致[illegible]

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心正矣身不用管須是無所不用其極○問經文先從明明德于天下節次說來至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至平天下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曰此說得之○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

做如何直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愚按致知在格物物格則知至無節次而經文亦用而后字何也葢雖無節次而文勢不得不然也知至而後意誠以下則有節次要看章句兩箇可得字葢謂知旣盡則意可得而誠非謂知至而意自誠也以後俱放此○正心以上爲修身而設也齊家以下自修身而推也○朱子經筵講義曰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

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葢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踈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踈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國曰

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修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聖人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于此不可同于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爾今不領此而必以厚身爲言非釋氏之遺意而何哉○按諸章皆順結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獨於修齊章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蓋謂身不修則近且不可以齊其家矣況國乎況天下乎其所以見夫修身之爲本者甚

意至矣正與聖經章末相應○吳草廬答田君澤之
問曰大學經一章渾然如玉第一節自大學之道至
在止於至善言三綱領第二節自知止而后有定至
慮而后能得覆說上文五句各有而后兩字第三節
物有本末至則近道矣總結上文此以上三節爲前
半章第四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致知在格
物言八條目與第一節相對第五節物格而後知至
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覆說上文七句各有而后兩字
與第二節相對第六節自天子至于庶人至未之有
也總結上文與第三節相對此以上三節爲下半章

經文二百餘字謹嚴簡古真聖筆也與傳之文體全然不同今乃拆破經之第二第三節以補格物致知之傳豈不識經傳文體之不同乎○今按草廬之言當矣然不特此而已凡傳之釋經未始不明言其用功之要領如誠意章之慎獨平天下章之絜矩皆所謂提挈綱維開示蘊奥令人立地便有下手處今欲移知止及本末二條併入聽訟一條以為格物致知之傳則知止與定靜安慮得者乃物格知至已然之效而不見所以格而致之之功本末終始知所先後乃泛言進為有序不可不循之意而不見夫格物致

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有如程子之所言而朱子之所述者獨以聽訟一條爲堯舜之智急先務而不偏物之意如以聽訟爲先務則夫子以爲猶人而尚欲求其本此固非務之所先也如以使無訟爲先務則所以使之者必有其道乃意誠心正身修之積而非所以言夫格物致知始學之要也且夫大學始教不使人格夫身心之所以治而遽及於民訟之所以無則又豈所謂先已而後人爲知本末之先後哉○或言本末即綱領條目之本末釋綱領條目足矣又釋本末爲贅且釋本末即亦應釋終始此說

不然事之終始卽本末之終始此無俟釋若本末之義則經文所丁寧故旣曰物有本末而又曰修身爲本傳者特申其義曰知本且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諸章猶反覆之奈之何第四章之傳而遽可曰贅也哉

明德章

朱子經筵講義曰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

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
所不克不獨此爾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
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
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
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
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
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
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
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

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旣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按朱子看得克字有力克字雖不是工夫字面却要見得常人所以不能如此而聖人所以能如此處朱子說幾箇有所不克一段最警策或問中謂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此却似說得克字太重矣○聖人之德

非有淺深而傳者引經處語意則有淺深如此章初言克明德末言克明俊德是也朱子於克明俊德以止於至善爲言蓋猶新民章引文王之詩爲自新新民之極也其實峻德卽所謂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朱子曰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問如何目在之曰常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忘○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

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爾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顧諟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顧諟天之明命古注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新民章

朱子經筵講義曰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

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

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葢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葢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

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

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爲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渦日瘁日昏日暗不覺䆮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

已矣○又曰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禀物欲之爲己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旣切而復磋之如旣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止至善章

王畿四方之極四方之人來到此都沒處去了更沒

箇所在強似此便隱然見箇至善之意物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之所當止亦豈無善處即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故下文遂言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于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于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

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詩傳云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承上令聞不已之語故云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然則緝熙二字當下連敬字為說止字在詩本是語辭此處斷章取義却作實字說故章句云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蓋聖人之心無不敬則常湛然清明義理昭著其於萬物庶事各有所當止之處自然不勉而中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此處與欽厥止不同欽厥止有工夫蓋云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若聖人則不消着力其敬其止自然脗合也〇君仁臣敬父慈

子孝之類皆天理民彝人所同有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物各付物各盡其道故皆謂之止言止於其所當止也○精微之藴謂五者之内推類以盡其餘謂五者之外朱子解書都爲人著已理會處説故如此提掇非剩語也何謂精微之藴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舜之所以事堯堯之所以治民其事具載典謨堯舜之仁敬可求而知也三代而下英君誼辟非不多誰爲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者名臣碩輔亦非不多誰爲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以

此求之精微之藴豈不大略可見○詩人美武公之德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如切如磋者講究而益講究也如琢如磨者克治而益克治也以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故以譬學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故以譬自修○學如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而不知無諂之不若貧而樂無驕之不若富而好禮以此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豈不是如切如磋已精而益求其精方會見得到至善處自修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許其可以爲難而未許其仁可以

為難者以其非有克治之功不能也未許其仁者以但制而不行未有㧞去病根之意也以此推之人人病痛不同鮮能自知而知之又鮮能自克人須隨其所及察夫切已之實病而克治之以進于其所未及又如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等不可不隨事而加察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親愛等不可不隨人而節制節節有工夫若能進進不已豈不會到查滓消融處豈不是如琢如磨而又磨始有成就亦見有不琢磨之玉石而能成圭璧發精光者乎此二者俱以求得所止言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也

○瑟嚴密之貌僴武毅之貌此訓字義不得不如此其實嚴密武毅俱就心言非就行言心上何處見得嚴密武毅處觀橫渠張子謂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夫顏子克己之功至於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可謂密矣而猶謂心粗者豈不以如文王之德之純始可謂之密乎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直是如此嚴密言嚴密足矣又言武毅者嚴密不支久便是不武毅武毅只是不頹惰纔有懈意便不是卓然在此也詩言瑟兮僴兮而傳者釋之曰此言君子之恂慄也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朱子據此以解恂慄

曰戰懼也此亦止訓字義其實有道之人何所戰懼然詩不云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曾子引之以言其平日所以保身之難如此則君子之常存敬畏可知故朱子以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而敬爲成德之驗即證之本章而可知如文王之安所止亦本于緝熙之敬則君子之得所止亦驗於嚴敬之常存於中也豈不信乎傳曰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

○詩言赫兮喧兮而傳者釋之曰此言君子之威儀也北宮文子之論威儀備矣其言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朱子引之以解大學曰威

可畏也儀可象也尤簡而當矣表者裏之符德容正相表裏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而抑抑之詩亦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説之者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故有是恂慄於中則有是威儀於外表裏自然之合也○德容表裏之盛則得其所止之驗也此所謂盛德至善也故終之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民何以不能忘以人心之所同然到這箇恰好處都是契合故也○菉當依詩作綠詩中猗字於宜於何二反通用喧詩作咺况晚反諠詩作諼况

元反協況遠反咺宣著貌諼忘也○淇澳言明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又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没世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上之言不忘者指秉彝好德之同心也下之言不忘者指盛德至善之餘澤也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親賢則指前王之身道德基業足以啟佑後人是也樂利則指前王之澤田里學校開太平于無窮是也○本支百世宜君宜王親其親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賢其賢也樂是享太平之樂利是田里樹畜人有恒産此都是先

王人人而爲之所貽得下來章句咏嘆淫泆當作液

本末章

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于人聖人嘗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蓋訟有曲有直其曲者孰肯卽自服以爲曲必飾辭以求勝此則所謂無情者也然其心何嘗不自明必待聽者之明斷而後服此則謂之聽訟也而非使無訟也若無情者知曲直之所在而自不爭辯此必有以大服其心而然蓋德威所感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此謂知本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謂知本言見得明德

爲本非謂聖人知本也○訟者未必盡無情此但言凡訟而無其情實者自不來爭辯而逞其辭說此豈徒是禁服其外故曰大畏民志言有以深服其心而然也聖人之所以能使無訟者蓋在此可以見新民有本故曰此此謂知本○易曰不克訟言顧理不可而不訟也如虞芮之君睹文王之化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蓋匆到文王之前開不得此口乃退而以所爭爲閒田正其事也○又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乃爲之衰此人非爲子羔而衰服其兄也愛兄之理因子羔而

發也此等並非聽訟所及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格物章

朱子補傳自謂竊取程子之意但程子之說未載入大學乍讀補傳者葢猶未易以領會竊謂初學當先熟究程說次或問以暢其旨然後補傳乃可得而卒業而瞭然無疑也敬録如左

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柰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

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爾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爾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

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顔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爾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

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

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爾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朱子曰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此語便是真

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問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着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爾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

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答江德功書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

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某之繆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

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

答林擇之書曰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爾又曰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

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

　有物必有則皆天理也

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備言物則之所在自心而身自内而外自近而遠

大小該貫莫非一理

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

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所見之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
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爾
大槩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

之偏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禀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
此處最緊要乃一段中之關鍵也萬物皆備於我以其理之同也理之同者以人與萬物同出于一原也然理同而禀則異此所以於理有所不能窮理未有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

此與程子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相

應

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

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此一段與程子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相應

或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

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

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滞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

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整菴羅先生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

詭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人之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

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爾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敎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

明其言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爲人之意尤爲深切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爾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辯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則凡備於我者有不可得而盡通乎又如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三百三千莫非人事聖人之道固於是乎在矣至於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

以之言聖人之道何邪其人又若何而行之邪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當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萬物者果性外之物也邪○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秪緣誤認知覺爲性纔干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略與其所見相似難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挽不得分定故也向來不免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着盡於此反而思

之苟能舍其所已見者爲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哉○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仁義禮智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教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

謂哉使其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終身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遂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陽離陰合貌詆心從以熒惑多士號爲孔氏之徒誰則信之○物我並立而內外形焉乃其散殊之分然而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所貴乎格物者正要見得天人物我原是一理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人物之性各在人物身上而吾乃能

盡之者非以此理之同故邪凡程朱格物之訓正所謂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爲非只欲固守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名雖爲合一實已分而爲二矣

〇釋氏之自私自利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斷他病根所在不曾說得盡以靈覺爲至道乃其病根所以異於吾儒者實在于此而此二字正是象山受用處如何自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誠有見乎此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爲萬物無疑人之有心固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此理在人則

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卽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與王陽明書曰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葢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

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之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邪外邪是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于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玆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

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見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意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禀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鬪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

溺於外而遺其内俗學是已局於内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為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為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于學聖學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為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葢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論學書尺數十卷之内摘其三十餘條其意皆主于向裏者以為得于既悟之餘偶考得何叔京卒于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耳今取答何書者四通以

爲晩年定論至于章句集註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程子言性卽理也陸子靜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賛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又曰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乎○又曰旣

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恐差認却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却問學工夫○又曰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往至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乎心地首其盡與不盡反觀内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爲

盡是其於自欺而已矣○又曰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爲天理則凡草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答歐陽少司成書曰孔孟之絕學至二程子始明二程子未嘗認良知爲天理也以爲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于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矣

○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旣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

誠意章

禁止自欺務求自慊正是實下手處欺是自欺慊是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語意是如此○朱子答孫敬甫書曰論誠意一節極爲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眞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

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卽其好惡皆是爲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卽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卽是言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愼獨似亦太說開了須知卽此念慮之閒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待其作姦行詐于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于此以爲痛切之戒

非謂至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愚按小人惟不能謹于一念之始故其爲惡恒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故言其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自欺以欺人如此夫善本我之所當爲何待見君子而後欲詐爲善惡本我之所當去何待見君子而後欲揜其惡此正所謂苟且以狥外而爲人之甚者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以自欺而已不能欺人秖以自欺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厲聲讀一誠字實實爲之則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實未嘗爲之

則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蓋未有實于中而不形於外者也小人不慎其獨流弊必至於此故君子必以爲痛切之戒戒之亦謹於一念之初而已非謂如閒居爲不善者方是差了路頭處也閒居獨處之獨與獨知之獨不同萌於心之謂獨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慎獨之獨也慎獨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正是汙染不上正是常發得不欺皆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非謂善惡二念交起而後治之善意必行惡意必改以此爲慎獨却是大不慎矣十目所視一節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而言不

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此此與中庸莫見莫隱意思微不同彼重自知此重人知然有動于中巳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亦只一串事致謹于自知而無怍于人知者君子也弗謹于自知斯莫揜于人知者小人也心體廣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安舒體胖對消沮閉藏看此章兩言必慎其獨一言必誠其意語脉要認得分明蓋君子小人之判决於意之誠與不誠意之誠與不誠决于獨之慎與不慎故以首節對次節而言則首節正說誠意工

夫閒居節舉不誠之弊以爲戒是二者只在獨之慎與不慎故兩言必慎其獨也以次節對末節而言則次節是自欺之流弊潤身節是自慊之效驗君子小人之所以相遠誠與不誠而已矣故曰君子必誠其意○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且如爲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爲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此或問所謂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也如爲不善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只是心中也又有些便爲也不妨底意思此或問所謂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

也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章句云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皆字是言念念事事皆然○夫人孰無獨知之明哉致此之謂真知慎此之謂誠意知行合一處正在慎獨○本文言慎其獨朱子言審其幾者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發於天理固無不善惟人欲亦已萌乎其間故有苟焉以自欺者此自慊自欺之向背正善惡之幾也惡如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善如君子德潤身心廣體胖其所由分只在一

念所謂動而未形在於有無之間此處甚微人所易忽然所謂差了路頭處正在此也於此而善至於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是謂善幾於此而苟至於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是謂惡幾○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又曰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

不察也

正心章

問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爲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爲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所謂有所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

○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爾如中庸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四者心之所有但

不可使之有所私耳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拾義理底心先生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按朱子嘗論刑而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

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鑑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與大學正心章之義有相發者或問中亦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又曰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爾以鑑空衡

平形心之正甚精切而其要領在一察字察是反觀之意程子所謂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也體用不相離言用不得其正而體不得其正在其中矣人之一心體上纖毫着不得用上纖毫差不得○應之未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迎之於先亦是應之之失而留滯於既往又所以迎于後事之先○用得其正則體卽在所謂動亦靜也若用之所行一或不得其正則所謂如鑑空衡平以爲一身之主者不爲吾有矣故承之曰心不在焉○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姸媸因物而

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如以鑑
空衡平形心之體用甚妙然章句一則曰四者皆心
之用一則曰用之所行專言用而不及體何也蓋用
不離體體不離用四者不從無中發出而先有在心
下則何有於鑑空衡平之體所發因不中其節則何
有于鑑空衡平之用乎○文言曰直其正也謂直是
人心之本體心之體本直惟敬則弗失故曰敬以直
內朱子曰敬則本體之守也大凡有敬以直內工夫
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
心無不正矣○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體之本然不

失如是則其用之所在人之所不能無者皆從湛然虛明中發出而無不得其正矣然事至自不可不察蓋心與物接有喜有怒有好有惡皆情之動而性之欲也既屬乎情則氣始用事苟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故察最要緊日用之間能審察此心之存否而敬以直之則心無不存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矣此語錄所謂知覺在義理便在始爲能有以檢其身而身無不修者也前念已過後事未來即涵養

時○佛之覺性不出見聞知覺然而又謂法離見聞知覺者懼其着也佛以離情遣着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覺知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着而已矣楞伽有惑障智障之語智本破惑智若生着智亦成障故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不然則爲理障而礙正知見凡佛氏之欲空其心與此章四者之有所則不得其正者其言蓋近似而非也知學者必能辨之

修齊章

或問正心章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修身章說親愛

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朱子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内出者必不至溺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忿懥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人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人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

可不隨人而節制○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闊一節去○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却便恕之○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爾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

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内恩常揜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别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

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此一段係或問中語○按君子非有所敖惰也有時乎因人而施朱子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最的當若曰有一種人上不至於可愛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宜以敖惰施之則恐君子未必先有是心也○大學之言平常易曉而偏之爲害千古一轍試觀史冊所載王公士庶能勉於治外而獨難於正家有不由於愛惡之間者乎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愛隋文帝能取周陳混一天下而信獨孤后廢太子勇立晉王廣變起房闥復欲召勇廢廣而身弑

逆子之手夫高帝不知學楊堅起胥吏躬篡盜此何足論如尹吉甫爲父而伯奇履霜中野周宣王晏朝而姜后脫簪珥請罪以賢者而難自克如此葢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今士大夫處家子弟僕隷至近易知而愛惡常偏於所向况人主乎○按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故前章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説愛之偏處程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又曰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

無嚴恩勝則揜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
生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
怨而不服愚按家人一卦處家之道備矣足與大學
齊家章相發明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蓋剛則能克
己克己則能不偏故大學言不偏而易言嗃嗃言威
如言各有謂而其歸於反身之意則一也○親愛賤
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皆生於不得其正之心○朱
子曰修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修身齊
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予奪皆不得其所矣

李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朱子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修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耳○問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彼此之辭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于國○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是教之目○愚按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

之所以使衆者要看三箇所以字孝以事親人則知之而不知孝者所以事君正以其理言也獨舉三者葢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此章始拈出教之一字葢修身以上皆學之事也齊家以下則教之事也教者使人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孝經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又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呂氏官箴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西山真氏曰父子之道本於天性之自然

父子之道即君臣之義也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世世以父子為天君臣為人者誤矣下文獨言親者葢指天性之最切者知愛敬乎親則知愛敬乎君矣○右所引非為解說文義也試熟玩而實體之則知所以修之於家而可移之於國者矣是正大學之旨也孝弟慈乃傳者指出立教之本以示人所當盡力處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全在於此三者人心之所固有何假強為舉慈幼一

端可以例見心誠求之四字曲盡天性之自然人心到真切處何所不盡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于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使心誠求之如保赤子豈有失也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

者而推之所謂如保赤子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旣舉其細則其大者可知矣○按朱子嘗謂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看來只或問謂舉其細則大者可知此說爲妥○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敎於家者也然而成敎於國不出乎此故謂之立敎之本又引書言不假強爲者見敎立於我而凡同有是心而無不興起焉者以是故也故下文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仁讓不必分屬孝弟慈古人文

字正不拘拘○蔡虛齋曰上言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其國矣此上下相應之意也章句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蓋上言其理此言其實事也效如言聖人詠意之效不對工夫言下章或問末有上好仁一條亦云此以財發身之效也論語註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皆謂實跡也○按堯舜桀紂之所行民皆效之故下兩箇帥字其實桀紂亦何嘗令民爲暴只是桀紂自好暴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耳○桀紂正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故微子言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宄卿士師師非度武王言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正其事也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故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故仁讓言家貪戾言人如文王后妃之化上則振振之公子公姓皆肖其德而仁厚下則兎罝之野人其才可爲干城腹心此非一家仁一國興仁之明效乎虞芮之君入文王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此又非一家讓一國興讓之

明效乎商紂沉湎其下化之至於庶羣自酒腥聞於

上武王作誥羣飲者殺戮以嚴刑而始能絕嗚呼一

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其機如此以證大學之言豈不

信哉○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

今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

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后化且内邇自修而遽欲望

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

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

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

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

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葢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於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豈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哉○三引

詩朱子謂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問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爲政八章亦然朱子曰成教于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治平章

朱子曰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三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

推之而未嘗復及躬行化下之説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而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又曰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于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爲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先説上行下效到絜矩是就政事上説若但興起其善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

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又曰言是以者須是如此○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由此以推之

〇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

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與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葢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絜矩二字文義葢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爾又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愚按絜矩二字文義朱子二説不同當從

前説匠欲爲方必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亦此心而已○度是量其長短廣狹也矩所以爲方今匠之曲尺所以取方之則也大學借此二字以爲君子所以制均于天下亦猶是也從前不得其義而訓絜爲挈朱子始正之章句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下節云以此度上之心以此度下之心皆是以此身平處於物我之間而量其分寸丈尺之所當得不使有有餘不足之處也至於忖度之度又與此微異雖是亦以我之尺寸去比量他人則他人有心而我能知之至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心之所同豈待忖而

後知亦曰所施之際不覺偏重須用此尺度而後均爾○朱子曰絜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度量只是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已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

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而長上面短了左右
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
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
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
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政也左右
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
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所謂
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
我使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
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

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著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著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問此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

○答江德功書云絜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

而爲所以處之之道耳來喻殊不可曉今以鄙說畫
爲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側圖　　　　地圖

後　　　　右

上　巳　下　前　巳　後

前　　　　左

蔡虛齋曰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不苟葢
廣狹如一而長短不如一非方也長短如一而廣狹
不如一非方也○又曰章句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
承上文添助一句云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

事者一出於此則彼同有是心而無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問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其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際皆不欲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爲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朱子曰此段說得條暢○或問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

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

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葢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按此一段與齊家治國章說恕一段可以參看○所惡於上一節是傳者解說絜矩之義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其大要古人文章不費辭所謂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傳者正欲人如此傳者只是略略論理非特地以好惡義利來立骨葢就事上論則無窮就理上論則只絜矩二字包括多少既解釋字義後面將箇與民

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來照出絜矩道理與人參領服行丘瓊山一部大學衍義補要將天下事説盡要知只是絜矩二字是箇真欛柄所謂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瓊山所論千條萬欵皆在其中矣○朱子嘗言令且讀熟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真西山本此意以作大學衍義然所衍至齊家而止非缺也有此本領不患不能處置得天下事矣丘瓊山之意主於告君乃是一部大章疏欲人君知得天下事理舉而行之治平可致爲功非小君論著書則真先生之書已盡非有缺而待於後人之補然因謂瓊山爲

賛則又不可近有議之者正不識瓊山之意至有謂其不載閹寺一類爲有所媚於中貴者殊不知所謂忠謹之福專權之禍真書已載於齊家之門故丘書不及彼忌而妄訾者殊可笑也○問平天下之事益新民之極功則其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他似未免乎略朱子曰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邪○或問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

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按前章謂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本無慈愛之實者以制於形體之異也若知君民一體之義則如保赤子亦一心爾有不以民心爲己心者哉三代而上有父母之君故無可解之民由此此道明也○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忌狥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

僇如桀紂幽厲也○按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言二端之外更無他道絜矩則爲民父母不絜矩則好惡徇一已之偏而爲天下僇得失之幾可不審哉○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朱子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按此引文王詩以結上兩節之意詩傳曰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克配上帝詩意主德言大學主位言故章句云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道得衆則得國失

衆則失國要玩二則字章句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體詩文宜監於殷之意足傳文語意○或問所謂先愼乎德何也朱子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按章首或問論絜矩而謂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

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此先謹乎德之意也唐太宗知以前古興亡爲監將勉於爲民父母之事而不知先謹乎德故無其本而行事之得失相半卒不能絜矩而使斯民實受其福○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應上極緊密而章句點得極簡當○有德則能絜矩而有人有土有財有用本應上文得衆得國却說及財用上去葢傳者又是見人多因財用上失了人心因有專利之心而不能與民同其好惡故又發下文一段朱子曰畢竟人爲這箇

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又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又曰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卹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按德者本也見其當重

財者末也見其當輕與別處言本末不同故下二句接得甚緊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財者人之所同欲上欲專之則無以禁人之好利民既不知禮讓則起而爭奪矣揆厥所由上施之也風俗既壞於下終則其害且及於上矣下因言民與財不俱聚財聚則民散矣散謂離心未說到叛而去之也又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見民散者財不終聚民聚者財不終散也○或問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朱子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

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秦誓一節胡端敏公講義曰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大事都不説別底只説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盖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一着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箇當好當惡底人秦誓言若有一箇大臣只是老實一心別無技能本事其心平易正直

其度量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底一般歡喜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定執之辭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爲君黎民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之力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底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

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媢疾以惡
之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不許薦他使不得
通達于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才德如此人君不
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
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
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盖由此人媢賢疾
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引用布列庶位者都
是他一樣姦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
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
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裡還是他引進底人一

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來被他衆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一時亦被他人衆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陵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者是所當好底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者是所當惡底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娼疾之人姦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

牽于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獨是仁人至公無私於此娼疾之人能不爲私意所蔽而識之早不爲姑息所牽而去之决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葢恐其近則投間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此引論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援引古語之例○或問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按妨賢病國之人其不能絜矩自不

待言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却是
絜矩之大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
據放流媢疾正所謂能惡人也能愛人一邊不消補
說意亦自見或言小人不去君子不進絕小人以安
君子此非傳文本意○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
則謂之不能愛人可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則謂之不能惡人可也章句云若此者知所愛惡
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應上唯
仁人意極緊切○不仁之人至於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則又非慢與過之比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

夫身矣所謂辟則爲天下僇也然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彼惟失其本心以至於此爾○君子進則天下受其福小人不退則天下蒙其禍衆人好賢而不能舉惡不肖而不能退或無其權或限於明短於公不能决斷惟仁人不唯能與衆同好而好者必舉舉者必先使天下受其福故謂之能愛人也不惟能與衆同惡而惡者必去去者必遠使天下不受其害故謂之能惡人也○命也命字鄭氏以爲當作慢者以音相近而言也程子以爲當作怠者以篆形相似而言也○朱子解書於字義考據俱極精博如自慊之慊謂

合兩義迸諸四夷之迸謂與屏字通用引漢石刻辭爲證○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蓋南山有臺略言好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爲好惡公私之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二句所包甚廣本不可以一事言進君子退小人又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故秦誓以下皆言此意○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得失之幾也君子有大道一節乃即吾心而指其得失之由以決之必忠信以得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必兼信言之者在心爲忠在事爲信非有二也驕

泰爲忠信之反者人不忠信則敬不勝怠義不勝欲未有不驕泰者○蔡虛齋曰忠信者循理驕泰者徇欲循理者自能推己徇欲者惟知有己雖至親父子兄弟間已莫之省顧矣○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朱子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爾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

大學廣義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按大學四語誠萬世不易之大道也而呂氏又以四語括盡其意不可不詳玩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蓋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自夫耕婦織以至商通貨財工作器用無非生財之人而農者恒居十之八九雖臣妾閒民未有無所事者又安得有游民間或有之則先王未嘗不豫有以禁之故周禮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

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朱子謂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民無職事者此是卿大夫所養浮泛之人也夫先王之法其禁絕游惰如此而於力本者則又有勸有相有省有助則生之者安得而不衆乎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古之官不若後世之冗也而又必度德而定位因能而授事食不浮於人故祿易給而財不費後世官不擇人非才幸進者既多而宗戚寵幸旁門尸冐者尤衆冗

官之下復有冗役掖庭恒以萬計尚方作者供事太
官陛楯虎士恒以數千計食之之衆如此而民窮失
業則生者又未必能衆也財烏得不匱乎不奪農時
則爲之疾矣書曰食哉惟時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以
歲上下豐年則三日中年則二日無年則一日凶札
則無力政是民一歲之間除此日數外無非力田之
時以言乎一家則侯王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家
長長子仲叔衆子弟與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傭力
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一時在田無不齊力者以言

乎衆家合力則萬夫之地萬人爲耦而並耕並手偕作故成王戒命田官之詩曰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其及時而作萬人爲耦於三十里之間耕者相望此詩可爲畫圖成周盛時勤於農事其上下之間同心一力氣象可以想見也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制國用必屬之冢宰者以上自王躬下至百司庶府其用財須有式法非道揆大臣主之則法守易爲人所

撓也五穀皆入然後豐歉可以盡見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常有十年之蓄也量入爲出四字乃萬世用財之道漢高帝始不守此法而度官用以賦於民則是因出以制入矣以高帝躬先節儉猶未見其害至其子孫循襲此制用度漸廣則征斂日多欲如古人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可復能乎蘇子瞻謂爲國有三計而以古人制國用之道爲萬世之計以一歲僅支一歲爲一時之計以量出以爲入用

衰世苟且之法爲不終月之計然衰世苟且之法雖支撐目前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況急於征歛寧無他變謂之無計可也○生之者衆而食之者亦衆且猶不給況生者寡而食者衆乎爲之者疾而用之者亦疾且猶易竭況爲者舒而用者疾乎○後世之弊大抵生之者不勝於食之者爲之者不勝於用之者姦民甚衆而獨苦者在勞筋苦骨之農民○或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朱子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

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按此一段最警切使務財用者諷誦斯言亦可以少悟矣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藏之多則亡之厚秦之始皇死而猶務多藏於丘墓至於以水銀

爲江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而發掘於項羽則不得
與黔首細人同庇餘骸于一抔之土厚亡之效可以
見矣然則務財用者亦思身與貨孰多彼一念之昏
但知有已以天下奉一人猶以爲不足而多藏悖入
之不已豈不可戒哉○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
朱子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
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
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
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剥
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

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

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

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矣有國者可不監哉○按朱子義理精明文字發越讀之無有不快然者然非玩心之久而老於更歷者不能得其言外無窮之意也勿作文字說過熟讀熟讀○董仲舒對策于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意而

亦太古之道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君子而下同庶人之意不亦謂乎）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大夫尚不言利況其君乎）○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得以用事者彼爲善之彼指其君善之謂以爲能也下因言小人之害到他敗事時雖有能者亦救不得了○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同好惡指南山有臺節南山及秦誓以下四節不專利

指有土有財以下至楚書舅犯生財有大道以下至篇末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親君子遠小人利及子孫黎民上好仁而下好義不外本內末而利可均布民可家足豈不是親賢樂利各得其所章句總括一篇之意最爲簡當宜深玩之○一篇只是絜矩二字是其大旨反復推廣欲有國家者所以處心制事一出於此爾中間財利之不可專小人之不可用蓋其大者而其説亦未始不相通程子多所更定而朱子獨以舊文爲正復於或問中論之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

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爾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